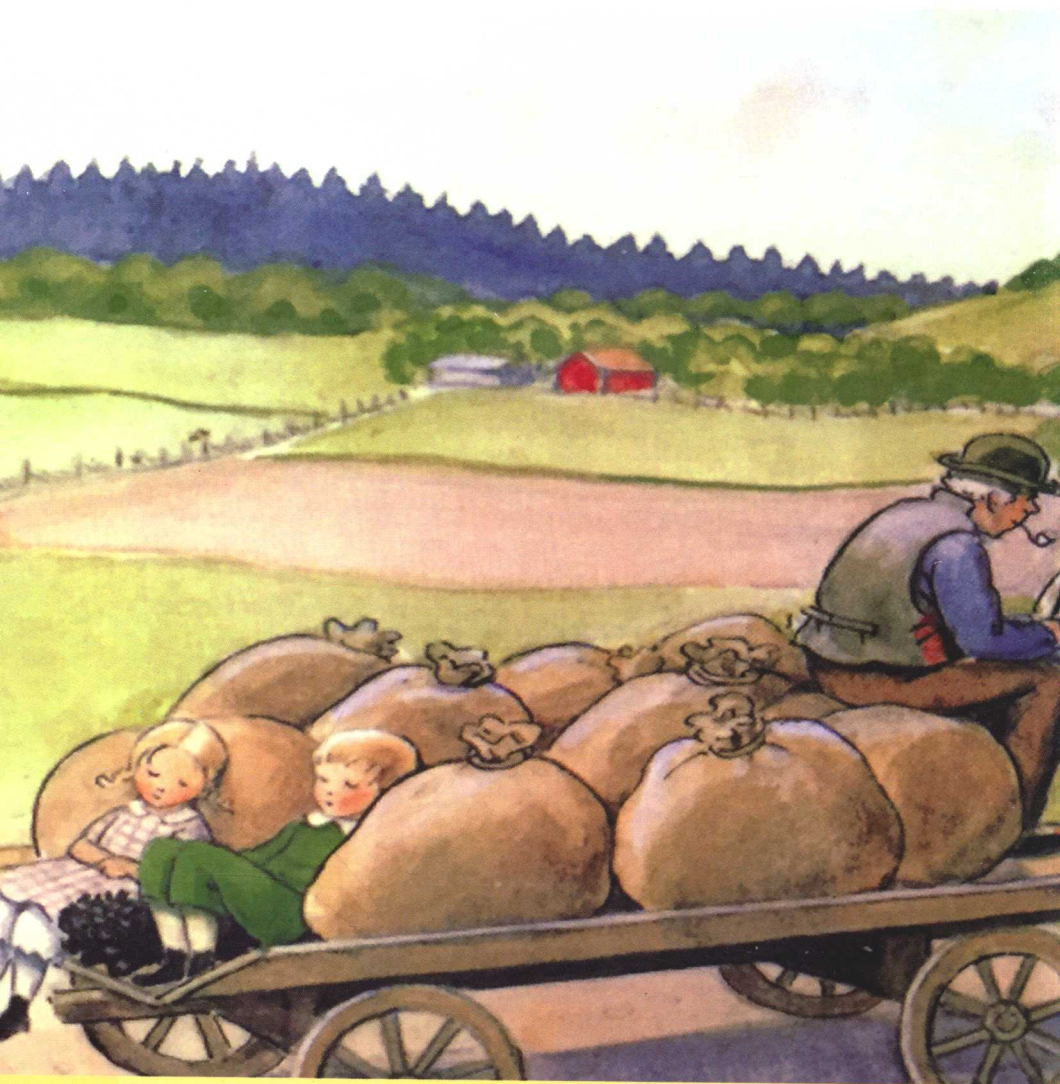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

没有爱，就没有教育

1994年获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，被法国《读书

周刊》评选为“有史以来人类最佳读物”。

爱的教育

〔意大利〕亚米契斯 著

刘月樵 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名家
名译

爱的教育

CUORE

[意大利] 亚米契斯◎著

刘月樵◎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的教育: 精装版 / (意) 亚米契斯著; 刘月樵译.

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190-0626-6

I. ①爱… II. ①亚… ②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日记体小说—意大利—近代 IV. ①I54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49553号

爱的教育

著 者: (意) 亚米契斯

译 者: 刘月樵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陈若伟

装帧设计: 张婷婷

复 审 人: 姚莲瑞

责任校对: 郑红峰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6 (咨询), 65067803 (发行),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

1/32

字 数: 135 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626-6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十月份	1
开学的第一天	1
我们的老师	3
一个不幸事件	4
卡拉布里亚男孩	5
慷慨大方的举止	7
我的高小一年级女老师	8
在一个阁楼上	10
学 校	12
帕多瓦的小爱国者	13
清扫烟筒的孩子	15
万灵节	17
十一月份	19
我的朋友加罗内	19
烧炭工和绅士	20
我的母亲	22
我的同学科雷蒂	23
士 兵	26
内利的保护人	29
伦巴第的小哨兵	30
穷 人	35

十二月份·····	37
虚荣心·····	37
头场雪·····	39
小泥瓦匠·····	40
一个雪球·····	42
在受伤者的家里·····	44
佛罗伦萨小抄写员·····	46
意 志·····	52
感 恩·····	53
一月份·····	55
斯塔尔迪的藏书室·····	55
铁匠的儿子·····	56
一次美好的看望·····	59
撒丁岛的小鼓手·····	60
热爱祖国·····	67
嫉 妒·····	69
二月份·····	71
发得好的一枚奖章·····	71
玩具火车·····	73
傲 慢·····	75
囚 犯·····	77
塔塔的护工·····	80
作 坊·····	88
马戏团的小丑角·····	90
狂欢节的最后一天·····	93
盲 童·····	95
生病的老师·····	101

道 路·····	102
三月份 ·····	105
夜 校·····	105
打 架·····	107
孩子们的家长·····	108
七十八号·····	110
吵 架·····	112
我的姐姐·····	113
罗马涅小英雄的鲜血·····	115
濒死的小泥瓦匠·····	121
卡沃尔伯爵·····	124
四月份 ·····	126
我父亲的老师·····	126
工人朋友们·····	135
加罗内的母亲·····	136
朱赛佩·马志尼·····	138
公民的英勇行为·····	140
五月份 ·····	145
牺 牲·····	145
火 灾·····	147
从亚平宁山脉到安第斯山脉·····	150
夏 天·····	178
诗 歌·····	180
聋哑女·····	181
六月份 ·····	189
加里波第·····	189

我的父亲.....	191
我去世的女老师.....	192
感 谢.....	194
轮船失事.....	195
七月份.....	202
我母亲的最后一页.....	202
考 试.....	203
最后的考试.....	205
告 别.....	207

十月份

开学的第一天

十七日，星期一

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。乡下那三个月的假期如同一场梦似的过去了！今天早晨我母亲领我到巴雷蒂分校去注册三年级；而我却想着乡下，去得很不情愿。所有的街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孩子，两个文具店里挤满了买背包、书包和笔记本的父亲和母亲们；而在学校的门前，人们更是挤得水泄不通，以至于工友和公民卫队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保持校门的畅通。在学校大门口，我感到肩膀被人碰了一下；那是我的二年级老师，他长着一头蓬乱的红色头发，总是很快活的神情。老师对我说：

“恩里科，这么说，我们永远分开了？”

我早知如此，然而那些话还是让我难过。我们勉强挤进学校。贵夫人、绅士们、普通女人、工人、军官、祖母、女用人，所有的人都一手领着孩子，一手拿着升级通知书，挤满了传达室和楼道，发出一片嗡嗡声，就像进入戏院一样。我很高兴又看到了那间一楼的大厅，它连接着七个班级的房门，三年以来，我几乎每天都经过这里。人们排成了队，女教师们来来往往。我的高小一年级女老师在教室门口跟

我打招呼并对我说：“恩里科，今年你去楼上上课了，我再也看不到你从这儿经过了！”她很难过地望着我。

校长被女人们围着，她们个个焦虑不安，因为再没有座位给她们的孩子了。我觉得校长的胡子比去年又白了一些。我发现同学们长高了，更胖了。在已经分好了班的一楼，有些一年级的孩子不愿意进入教室，像小毛驴一样倔强地停步不前，必须有人把他们强拉进去。有些人逃离了课桌，另外一些看到家长走了，便开始哭起来。于是，家长们又得返回来安慰他们，或者把他们领走，女老师们灰心丧气。

我的弟弟被分在女教师德尔卡蒂的班里，我被分在二楼佩尔博尼老师的班里。十点钟，我们大家都进入教室，一共五十四个人，其中只有十五六个是我二年级的同学，这中间有德罗西，就是总得头等奖的那位。想到我度过夏天的树林和山脉，我觉得学校是如此的狭小和令人忧伤！我还又想到二年级的老师，他是如此的善良，总是对我们微笑；他身材瘦小，就像我们的一个同学，我很遗憾在那里再也见不到他和他的蓬乱的红色头发了。我们现在的老师个子高高的，没有胡子，头发是灰色的、长长的，额头上有一道笔直的皱纹；他的声音粗大，目不转睛地、一个一个地打量着我们所有的人，好像要看透我们的内心，从不会笑。

我心里想：“今天是第一天。还有九个月呢。多少作业，多少月考，多少劳累呀！”我真的需要在校门口找到我的母亲，于是跑过去吻了她的手。她对我说：

“恩里科，好好用功啊！我们将会一起学习。”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。然而，我却再也没有我的老师了，他那么快活，那么笑容可掬；我觉得学校再不像从前那样美好了。

译者注：

关于一百年前，即本书作者所生活的年代中意大利学制大致如下：

初级学校四年，分为初小二年和高小二年，学生6~9岁。然后是高级学校二年，学生10~11岁。再后为文科学学校或技术学校或师范学

校等。

目前(1953年之后)意大利小学为五年制。

我们的老师

十八日,星期二

今天上午过后,我也喜欢我的新老师了。在我进入教室时,老师已经坐在了他的座位上。这时,他去年教过的一些学生时不时地将脑袋伸进教室的门口,来向他打招呼。在他们经过的时候,他们探头,向他问候:

“您好,老师先生!”“早上好,佩尔博尼先生!”有的人走进教室,并且摸摸他的手,然后再跑掉。可以看出,他们都爱他,他们都恨不得回来跟他在一起。他回答学生们:“早晨好!”他握住伸向他的手,但他却不看任何人;他对任何问候,都表情严肃,带着他额头上那笔直的皱纹,他的脸转向窗户,眼睛望着对面的屋顶;对于那些问候,他非但不高兴,看起来好像还很难过。然后他看着我们,一个个地看,神情专注。在念听写的时候,他走下讲台,在课桌中间踱来踱去。他看到一个孩子满脸长着红水泡,便停下听写,把那孩子的脸捧在他的双手里查看,然后问他怎么不舒服,并把一只手放在他的额头上,感觉一下是否发热。正在那时,老师身后的一个学生突然站到课桌上,开始扮成木偶。老师猛地转过身去,那孩子赶紧重新坐下,低下脑袋,呆在那里等候老师的处罚。老师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,对他说:“以后别再这样做了!”再没说别的什么话。老师回到讲台上,为我们做完了听写。做完听写之后,他默默地观望我们片刻,然后用他粗大而好听的声音,慢条斯理地说:“请你们听着。我们将有一年时间共同相处。我们试着过好它。你们要好好学习,要成为好样儿的。我没有家庭。我的家人就是你们。去年我还有母亲,但她去世了。我只剩下孤身一人。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们,我再没有别的

感情，再没有别的思念，除了你们。你们应该成为我的孩子。我爱你们，希望你们也爱我。我不愿意有任何人让我去处罚。请你们向我表明你们是真诚的孩子。我们的学校将是一个家庭，你们将是我的慰藉和我的骄傲。我不要求你们一个口头上的承诺；我相信，在你们的内心，你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。我谢谢你们。”那个时候，工友进来通知下课。我们所有的人都一声不响地离开课桌。那个曾经站到课桌上的孩子走到老师跟前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

“老师先生，请原谅我！”

老师就吻了一下他的前额，对他说：

“回去吧，我的孩子。”

一个不幸事件

二十一日，星期五

新学年是由一个不幸事件而开始的。今天早晨，在去学校的路上，我向父亲重复着老师讲过的那些话。这时，我们看到大街上挤满了人，他们把校门口都封住了。我父亲马上说：

“准是出事了！新学年开始得不顺！”

我们非常费劲地进了学校。大厅里挤满了家长和孩子们，人多得连老师们都无法挤进教室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校长办公室，这时听到有人说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！可怜的罗贝蒂！”

从人们的头顶上望过去，在挤满人群的校长办公室的尽头，可以看到一位公民卫队员的头盔和校长光秃秃的脑袋，后来走进一位头戴大礼帽的先生，大家说道：“这是医生。”我父亲问一位老师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“车轮压了他的脚。”老师回答道。“压断了他的腿。”另一个说。罗贝蒂是二年级学生，他来学校的路上经过多拉·格罗萨大街时，看见初小一年级的一位小男孩避开他的母亲，跌倒在马路中间，

离他几步远的一辆公共马车正好向他驶来。于是罗贝蒂勇敢地跑过去，抓住了小孩，救下了孩子；然而他自己则由于躲闪不及，车轮压着他的一只脚。罗贝蒂是一位炮兵上尉的儿子。

正当人们在讲述这件事时，一位妇女冲破人群，像疯子一般地跑进大厅。她是罗贝蒂的母亲，是被别人给叫来的；后来又有一位妇人向她跑来，用双臂扑向她的脖颈，同时哽咽起来，她是被救孩子的母亲。两位妇人跑进校长室办公室，随后人们便听到一声绝望的叫喊：

“唉哟，我的朱里奥！我的孩子！”

那时，一辆马车停在了校门口，过了一会儿，校长出现了，他抱着那个男孩，男孩的脑袋靠在校长的肩膀上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紧闭。大家都默不作声，只能听到他母亲的啜泣声。脸色发白的校长停了一会儿，然后用两只臂膀举高一点孩子让人们看。这时，男教师，女老师，家长们，孩子们，大家异口同声地低语道：“罗贝蒂，好样儿的！”“了不起，可怜的孩子！”同时，向他送去飞吻。站在他周围的女教师和孩子们则吻了他的双手和双臂。他睁开眼睛说：“我的书包！”被救的小孩的母亲拿给他看书包，然后哭着对他说：“我为你拿着呢，亲爱的小天使，我给你拿着呢！”与此同时，她又去搀扶两手掩面的受伤孩子的母亲。他们走出来，把罗贝蒂安放在马车上，马车开走了。于是，我们大家静悄悄地返回教室。

卡拉布里亚男孩

二十二日，星期六

昨天傍晚，正当老师把可怜的罗贝蒂将来需要拄着拐杖走路的消息告诉我们时，校长带着一个新生走进来。这个男孩脸呈褐色，头发黑色，眼睛既大又黑，眉毛很浓，直贴前额；他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摩洛哥皮带。校长在老师的耳旁嘀咕了几句之后，留下男孩在老师身边便出去了。男孩子用他那双黑黑的眼睛注

视着我们，好像害怕似的。于是，老师拉着他的一只手，对全班说：

“你们应当高兴。今天一个出生在勒佐·卡拉布里亚^①的意大利孩子进了学校，他的家乡距离我们这里有五百多英里。你们要爱这位远道而来的你们的兄弟。他出生在一块光荣的土地上，她为意大利产生过杰出的人物，并赋予了勤劳的劳动者和英勇善战的军人。在我们祖国的那片美丽的土地上，有着茂密的森林和雄伟的高山，居住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民。你们要真心实意地爱这个同学，别让他感到自己远离了所出生的城市；你们要让他看到，一个意大利的孩子，不管他踏进哪所意大利学校，都会找到自己的兄弟。”

老师说完这些之后站起来，在一张挂在墙上的意大利地图上，指出哪里是勒佐·卡拉布里亚。然后大声地叫道：

“埃内斯托·德罗西！”即那位总是得头等奖的孩子。德罗西站了起来。

“你到这儿来！”老师说。德罗西离开座位，来到讲台旁边，面对卡拉布里亚来的孩子。

“作为学校的优等生，”老师对他说，“请你以全班的名义，拥抱新同学，表示欢迎。这是皮埃蒙特区^②的孩子们对卡拉布里亚区孩子的拥抱。”德罗西拥抱了卡拉布里亚男孩，以他响亮的声音说道：

“欢迎！”这位男孩也激动地吻了他的双颊。大家鼓起掌来。“请安静！”老师喊道，“在教室里不能鼓掌！”不过，可以看出，他很高兴。卡拉布里亚孩子也很高兴。老师为他指定了座位，并陪他走到课桌前。然后他又说：

“请你们牢牢记住我说的那些话。因为这件事有可能发生，即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孩子到都灵^③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而一个都灵的孩子来到勒佐·卡拉布里亚，要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。我们的国家奋斗了五十年，三万意大利人失去了生命。你们大家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尊

①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行政区。

② 意大利北部的一个行政区。

③ 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。

重，互相热爱。但你们之中假使有人因为这个同学没有出生在我们省里，因而伤害他的话，那么，当一面三色旗^①升起的时候，他就再也不配从地上抬头仰望了。”卡拉布里亚男孩刚一坐到位子上，他周围的孩子便纷纷送给他钢笔和一张画片；另一个男孩，则从最后的座位上过来送给他一张瑞典邮票。

慷慨大方的举止

二十六日，星期三

今天早晨就恰恰有机会认识加罗内。当我走进学校——有些晚了，因为高小一年级的女老师叫住了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她能来家里看一下——我们的老师还没到，三四个孩子正在折磨可怜的克罗西，即那个长着红头发、一只胳膊折了、母亲卖菜的孩子。他们用尺子戳他，朝他脸上扔栗子皮，模仿他的一条胳膊挂在脖子上，把他比作跛子和丑八怪。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课桌的尽头，脸色苍白，听着他们的讲话，并用祈求的目光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又望望那个，为的是他们能让他好生待着。然而那些人都越来越变本加厉地嘲笑他，他开始浑身直打哆嗦，气得面红耳赤。突然间，那个面貌丑陋的弗兰蒂跳到一张课桌上，假装胳膊上挎着两个篮子，模仿嘲弄克罗西的妈妈来到校门口等候儿子的样子，因为她现在生病而没来。许多人开始捧腹大笑。这时，克罗西已经失去理智，抓起一个墨水瓶狠狠地朝弗兰蒂的头上扔去。然而弗兰蒂却敏捷地低下脑袋躲了过去，而墨水瓶却打在刚进教室的老师的胸脯上。

所有的人都跑回自己的座位，个个吓得默不作声。

脸色煞白的老师走上讲台，以激怒的声音问道：

“是谁干的？”

① 指意大利国旗，由红、白、绿三种颜色组成。

没有任何人回答。

老师再一次喊叫，声音也提高了：“是谁？”

这时，加罗内，出于对可怜的克罗西的同情，猛然站起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是我。”

老师望了望他，又看了看无比惊讶的其他同学，然后以平和的语气说：“不是你。”

过了片刻，老师又说：

“肇事者将不会受到处罚。请站起来！”

克罗西站起来，哭着道：“他们打我，侮辱我，我气昏了头，抓起……”

“坐下。”老师说，“那些向他挑衅的人站起来。”

四个人耷拉着脑袋站了起来。

“你们，”老师说，“欺辱一个没有招惹你们的同学，讥笑一个不幸者，打了一个不能够自卫的弱者。你们犯下了最卑微、最可耻的一个行为，它足以玷污‘人’这个字眼。一群胆小鬼！”

说完这些话，老师下到课桌间，他把一只手放到正低着头的加罗内的下巴颏下，又托起他的脸庞，盯着他的眼睛，对他说：“你有一个崇高的灵魂。”

加罗内趁机在老师耳边低语，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；而老师则转身对着四个闹事者，生硬地说：“我宽恕了你们！”

我的高小一年级女老师

二十七日，星期四

我的女老师遵守诺言，正当今天我跟母亲准备出门，为的是将一些衣物送给报纸上刊登的一位穷苦女人时，她来到我家。我们有一年没在我们家里接待过她了。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她的来访。她还是那样瘦小，帽子周围包着一条绿色的纱巾，穿着随便，头发蓬乱，也

许是由于没有时间打扮自己吧；然而她脸色又比去年苍老了一些，又长了一些白发，还总是咳嗽。我母亲对她说：

“亲爱的老师，身体怎么样？您太不注意了！”

“啊，没什么紧要的。”老师回答，脸上挂着她快乐又忧郁的微笑。

“您讲话声音太大了，”我母亲补充道，“您为孩子们太操心了。”

这是真的，人们总能听到她的声音。我记得去学校上她的课时，她讲啊，总是讲啊，为的是孩子们不走神分心，她从不坐下一分钟。我曾十分肯定她今天会来，因为她从不会忘记自己的学生，多少年还都记得他们的名字。月考过后，她便跑到校长那儿去问孩子们得了多少分，她在校门口等候他们，查看他们的作文，看他们是否有了长进。许多学生上了高中，已经穿上长裤，戴上手表，还仍来看她。今天她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们，参观完美术馆之后气喘吁吁地赶来的。像往年一样，每逢星期四她都带领所有的学生去参观一个博物馆，并讲解每件展品。可怜的老师，她更加瘦了。但她一直充满朝气，每当讲起她的学校，又总是激情洋溢。

老师希望看一下两年看到她重病时睡过的那张床铺，现在床已属于了我的弟弟。她看了一会儿床铺，却没说一句话。她必须赶紧跑掉，去看望她班上的一个孩子。那是一个鞍具店老板的儿子，生了风疹。此外，她还有一大堆作业要批改，整个晚上都得工作。在深夜之前，她还要去给一位女店主私人授课算术。

“那么，恩里科，”老师一边走着一边问我，“你现在会解难题了，会作长篇作文了，你还爱你的老师吗？”

在楼梯口，她吻了我，并又对我说道：

“别忘了我，恩里科，你懂吧！”

啊，我的好老师，我绝不会，绝不会忘记你！即使我长大了，我也将会记得你，并将去你的孩子中间看望你。而每一次当我经过一所学校附近，听到一位女老师的声音时，我都会觉得像是你的声音，都会回想起在你的学校度过的两年。我在那里学到许多东西，我在那里

多次看到你生病和劳顿，但又总是百倍殷勤、宽宏大度。当有人手指写字养成不良习惯时，你为此担心难过；当监考老师提问我们时，你胆战心惊；而当我们表现好而露脸时，你又十分高兴，你总是像母亲一样地善良和慈爱。

我的老师，我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忘记你。

在一个阁楼上

二十八日，星期五

昨天晚上，我和我母亲及我姐姐西尔维娅，按照报纸上所推荐过的地址，去送衣物给一位穷苦的女人。我拎着包裹，西尔维娅拿着刊有姓名的开头字母和地址的报纸。我们爬到一座高楼的屋顶下面，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，排列着许多小门。我母亲敲响最后一道小门，一位还很年轻、长着金黄色头发然而憔悴的女人为我们开了门。我马上觉得好像曾经多次见过她，因为她的头上围着同一条深蓝色的头巾。

“您是报纸上报道过的那位吗？”我母亲如此这般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夫人，是我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为您带来一点衣物。”

那位女人不住地感谢，不停地赞扬和祝福。

与此同时，在那间空荡荡、又黑糊糊的房间的一个角落里，我看见一个跪在一张椅子前面、背对着我们的小男孩，他好像是在写字。他就是在写字，纸张摊在椅子上，他的墨水瓶则放在地板上。

在光线如此暗淡的情况下，他怎么能写呀？当我这样自言自语时，我一下子认出了克罗西红色的头发和纬起毛织的外衣，那折了一只胳膊的卖菜女的儿子。当那女人收起东西时，我把这悄声告诉了母亲。

“别吱声！”我母亲回答道，“他有可能不好意思看见你，因为你对他的妈妈在施舍，你别叫他。”然而在那个时候，克罗西却转过头